

迷情

MIQing
XingAnLing

袁玮冰 著

兴安岭



徜徉于
绿色海洋 / 跋涉于
皑皑白雪

探寻人与自然的
相处之道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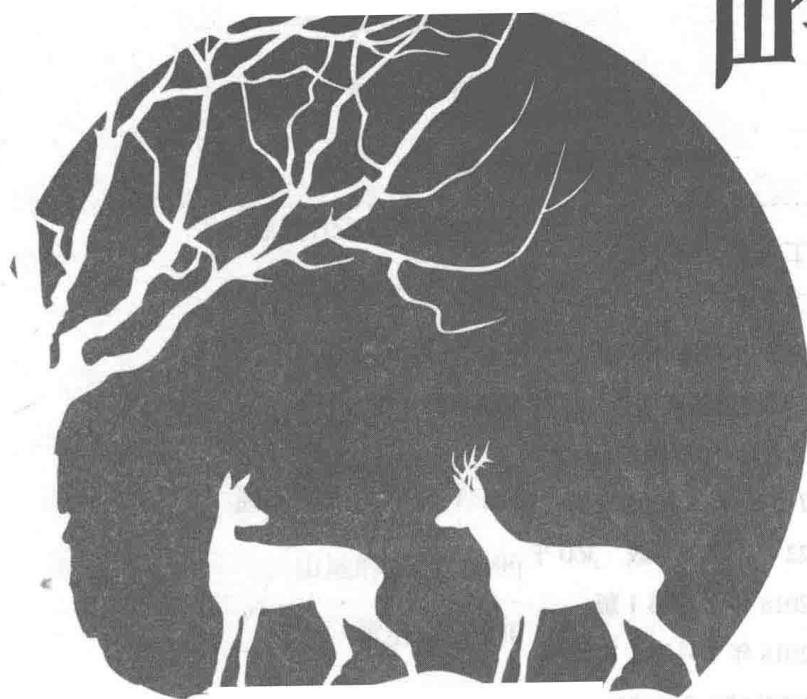
热爱生命，保护大自然，保护野生动物，
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情迷兴安岭

MiQing
XingAnLing

袁玮冰
著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情兴安岭 / 袁玮冰著. — 呼伦贝尔 :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,
2018.2

ISBN 978-7-5521-1419-5

I. ①迷… II. ①袁… III. ①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28167 号

迷情兴安岭
袁玮冰 著

总 策 划 丁永才 崔付建

责任编辑 丁永才

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)

印刷装订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2 字 数 360 千
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521-1419-5

定 价 4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天 鹅 / 001

红 毛 / 021

大 鸟 / 044

穿越H5N1封锁 / 071

枣红马 / 079

遥远的山村 / 127

迷情兴安岭 / 140

温谷图野人之谜 / 162

山地的黎明 / 196

雷击火 / 230

冻 雨 / 250

荒原情 / 277

暴风雪 / 301

天 鹅

这是一片多么明净的天空啊，那样的湛蓝，那样的广阔，那样的辽远……

天鹅大鹅和伙伴们在飞越了那条雄伟的大岭之后，就看到了这样的天空。

那条大岭让它们费尽了周折——它们经过松辽平原的上空一路向北并没有感到吃力，平流和上升的地气推托着身子，翅膀的频率不需要过快就可以轻巧地飞行。

接近那条大岭，失去了平流的推送，境况迥然不同。绵延的山岭残雪皑皑，凉气从森林里爬升到天空中，冷暖气流相撞，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瀑布，阻碍了它们的飞行。那是著名的大鲜卑山，它们迁徙途中必须飞越的山岭，宽度足足有三百公里。

尽管在大岭上空飞翔很艰难，但明净的天空和清新的空气令迁徙的天鹅心旷神怡。

翻过大岭，它们就看到了那片草原。放眼望去，青草还没有泛绿，枯黄覆盖着原野，不见了山岭，没有了丘陵，辽阔被蓝天割断，枯黄的草原缓缓流入云际……

大鹄知道，途中的歇息地就要到了。

每年大鹄和伙伴们都要沿着这条路线迁徙。春天，来到大岭西部草原深处的水塘里小憩几日，然后继续北上，越过那道铁丝网，飞往遥远的西伯利亚。那里湖泊恬静，没有人烟；那里水草丰美，衣食无忧，它们在那里繁衍后代。秋天，又按来时的路线返回。一年又一年，它们以同样的方式延续着天鹅家族的香火，创造不朽的传奇！

排头的天鹅传出信息：歇息地就在前面湿地的水塘里。整个队伍开始盘旋、滑翔并依次向湖面俯冲。

静谧的湖面热闹起来。长途跋涉过后，终于有了歇息的机会，天鹅们感到了无比的惬意和轻松，刚一着陆，就开始划动双蹼去寻找自己的亲人，或者伸长了颈子用独特的声音去呼唤走散了的伙伴。

大鹄提醒身后的老鹄：准——备——降——落——

老鹄的身子弱，一直跟在大鹄的后面，这样飞翔起来，能够省下些许力气。大鹄带领老鹄又盘旋了一圈儿，然后保持着一条流线，开始俯冲，空气里传来了羽哨声，转瞬间，大鹄和老鹄已经接近了水塘。咫尺之间，它们忽然又张开双翅，两腿伸向前方，宽大的脚蹼推着水面，惯力溅起了片片水花儿，荡漾的湖水已经稳稳地托住了大鹄和老鹄的身子，像两只小船儿。

二

草原上的夕阳，是如此的美丽。温柔的光线像一把大扫帚把遮挡草原上空的云霭清扫得一千二净，空旷的原野在傍晚的宁静中就像铺开的一张偌大的地毯。湖面光灿灿的似乎满是金箔。

大鹄和老鹄来到了湖边的草丛中，这里避风，也能给夫妻的嬉戏提供一个安静的场所。

和那些在湖水中游来荡去的伙伴们相比，大鹄觉得，自己和老鹄的身

体确实不如从前了。过去无论迁徙多远，只要来到水中，它们一定会如漆似胶地亲昵一番。

老鹄最喜欢做的，就是把喙伸到大鹄的翅膀下面去，一张一合不停地衔弄肋部的绒毛。用不了多久，大鹄的激情就会被老鹄撩拨起来，转而主动地梳理起老鹄健美的长颈子。两个优美的脖颈开始在一起摩擦、缠绕。大鹄就会不自觉地把一种声音通过颈子输送到老鹄的耳朵里：我——受——不——了——了——

老鹄的诡计成功了，它抽出自己很有弹力的颈子压住大鹄的背：宝贝——让我怎么收拾你——呢——老鹄的声音是沙哑的，但却带着铜质和强悍。大鹄知道老鹄的鬼主意就要得逞，却故意快速滑动掌蹼，挣脱开来：你——你逮不着——我——

欲火烧身的老鹄，展开翅膀，蹼掌快速划动，追赶过去，气流吹皱了水面。

远远跑开的大鹄洁白如雪，身子是那样的轻盈，浮在起伏的水面上，就像天空中飘动的云朵。它咯咯笑着，把甜美的声音送给追赶中的老鹄：你过来呀——来追我呀——

老鹄有足够的耐力，它像一个逆水行舟的渔翁，运足全力，撑篙勇进。随着哗啦啦的水声，转眼就来到了大鹄的眼前。大鹄的笑声更加爽朗：老——鹄——算你狠——

老鹄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，它只有一个念想。它硕大的身子一下子扑上去：小精灵——你跑啊——跑——啊——

老鹄如愿以偿了。

大鹄的身子被老鹄压在水下，但它的脖颈还在水上：老鹄——你——慢——些——啊——

是的，这一时刻多么美妙啊。

大鹄和老鹄眼巴巴看着湖水中成双结对的伙伴们追逐嬉戏，各得其乐，几对年轻的伴侣已经按捺不住，众目睽睽之下开始交媾了。毫无底气

的老鹄把长颈子伸到大鹄的耳畔：亲——咱们——休息——

三

早晨，太阳懒洋洋地爬出了地平线。阳光抚摸着整个草原。空气很凉爽，湖边的枯叶败柳上凝结着细碎的冰凌，微风袭来，草叶和柳枝上的霜凌在阳光下泛着诡异的光亮。

湖水早已失去了宁静，湿地的水面开始沸腾。寄居的天鹅中有的像一条条小船儿，荡漾在湖心；有的成双成对在浅水中嬉戏；有的曲颈向天呼朋引伴；有的意犹未尽，缠绵撩情……大鹄和老鹄来到了浅水处，寻找水草的根茎。其实，隆冬刚过，这个时候的根茎一点也不鲜嫩、肥硕，但这个季节哪有比这更好的食物呢？

水草旁，大鹄把埋在湖水里的根茎一根一根地啄起来，吞到嘴里，根茎顺着弯曲的脖颈，滑进喙囊。

老鹄如法炮制，它的喙坚硬厚实，虽然看上去它有点年老体迈，扁喙灰暗粗糙，不像年轻伙伴们的喙细腻而泛着光亮；它身上的羽毛也不再洁白、蓬松、光滑，显得干燥、灰暗、皱巴巴的。但老鹄的进食却是凶狠的。它把半生练就的刚柔并济的长颈子伸进水草的根部，稳、准、狠地一啄，再一啄。水草根部的软泥就浑浊了周围的水域，折断的根茎像昏厥的小鱼儿晕晕乎乎飘向水面，老鹄从水中抽出颈子，一下子衔住灰白的根茎，长颈子一甩，将喙中的食物抛向大鹄：宝贝——接住了——它的脖颈里呼出了一股气流，接着颈子又插进水草里……

大鹄在老鹄这样的百般呵护中一路相亲相爱走来，有多少个年头或者多少个日日夜夜？它们谁也数不清，反正大鹄记得那是好远好远的一天，它们天鹅家族从西伯利亚的一个湖泊里开始向南迁徙。

那一个初冬来得特别急，它们的队伍刚刚出发不久，天气骤然巨变。气温下降，雪花飘落，有些出生不久的天鹅跟不上队伍南迁，不得不降落

到草原上的湖泊里歇息。大鹄接近三岁了，可它体质孱弱，身子瘦小而耐力不足，稀里糊涂跟随着降落的天鹅群滑翔到湖水里。结果它发现爸爸妈妈已经随着大队的天鹅群南下了。天啊，这可怎么办？出生到现在，大鹄这是头一次离开父母。沮丧、孤独、害怕……它不知所措，无望地伸长脖颈呼喊：爸爸——妈妈——

大鹄一遍又一遍地呼喊，回答它的是阴沉沉的天空中飘落下来的大片大片的雪花儿。

天空越来越暗，雪花也越下越密集。伙伴们三三两两地钻到浓密的水草深处。大鹄不敢——母亲从小就领着它们姐妹一起生活，并告诫它们，独个儿千万不要到水草纵深处，就是没有什么野兽的侵袭，密集的水草也会绊住双蹼。

大鹄徘徊在一丛高密的水草旁，惊慌失措，瑟瑟发抖。这时，它眼前的水面现出了一个倒影，让它心惊肉跳，仔细辨认，还好，是一只天鹅优雅游哉地向它游来，转眼，那只天鹅就来到大鹄的面前，停止了划动的双蹼。

干吗这么伤心沮丧？趾高气扬的天鹅看着它。声音却非常好听，带着金属的磁性。

大鹄怯生生地端详着它：爸爸妈妈扔下我，它们飞走了……

对面的家伙嘎嘎笑起来：就为了这呀，我也和你一样，爸爸妈妈早就不要我了。

那为什么呢？你不想你的爸爸妈妈吗？我离不开它们，想它们啊！大鹄哽咽起来。

你看，你看，你不能这样。那只天鹅降低了声调，边说边把健硕的脖子伸到大鹄的脖子下面，抬起了大鹄的脖子。

大鹄警觉地躲开：你——不许你这样！大鹄的双蹼划动了一下水面，身子轻巧地躲过那个健硕的脖子。

你别怕。我和你说：你要记住——我们天鹅家族要想发展壮大，延续

香火，就必须离开父母，独立生活。我们得靠自己的力量去博得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！

大鹄低头看看自己瘦弱的身子和单薄的羽翅：凭自己的力气？这怎么行啊。

你不必担心，有我，我会帮助你！那个同伴划动了一下双蹼，身子靠近大鹄。

你？大鹄仔细端详起眼前这个特殊而热心的同伴儿：这是一只雄性天鹅。体魄健壮，精神饱满，羽毛洁净泛着光亮，傲慢的颈子高高挺立，充满了弹性；两只黄豆一样的眼睛明亮又充盈着善意、厚道与温情。它叫老鹄。

老鹄自信而坦率：放心，我会保护你！

大鹄的身子抖动了一下，瘦弱胸脯里的那汪热血一下子鼓满了血管儿，使它周身燥热，羽毛蓬松。它舒展开腰身，扭了扭身子，单细的颈子在空中一甩，留下了一道美丽的弧线。

你说的是真心话？大鹄的双眼盯着老鹄。

老鹄勇敢地梳理了一下大鹄的颈子：我们天鹅家族每一个成员都不会撒谎，我们追求纯真的爱情，一旦相爱，就会海枯石烂，地老天荒，形影相随，白头到老！这是我们的祖训，你忘了？

是的，怎么能忘？大鹄的爸爸妈妈也经常告诫它们姊妹：天鹅是世界上最高贵最善良的禽鸟，只要彼此结合，就会相守一生，忠贞不渝。

大鹄耳畔回荡着爸爸妈妈的声音，刹那间，它觉得自己长大了。

老鹄的爱抚，大鹄没有躲避，老鹄的喙沿着大鹄的脖颈，从上到下梳理着，时而张开，时而合拢，咯咯地响个不停。大鹄觉得整个身子痒痒的，很舒服，蓬松的绒毛也温顺下来。

老鹄的爱，大鹄没有拒绝，欣然应允。一股气流顺着大鹄细长绵软的颈子冲出：我——爱——你！

几乎同一时刻，血液在两只年轻的天鹅周身沸腾，四只翅膀协调扇动，它们欢呼雀跃。

陌生而恶劣的境遇里，两只天鹅心生爱怜，信任、鼓励、同道同生的理想，催生了它们比翼齐飞的强烈欲望。风生翅下，吹皱了平静的湖水，微波游走，涟漪荡漾开来……冰凉的湖水见证了火热的爱情！这就是大鹄和老鹄的初恋。

四

晨曦在天鹅喧嚣忙碌的进食中悄悄流过。太阳当空的时候，大鹄、老鹄和成群结队的伙伴们开始在水面上享受早春阳光的温暖。

大鹄和老鹄悄悄游到一片草丛旁，这里湖水比较浅，阳光直直地照射着水面，湖水温暖而平静。其实，对大鹄和老鹄来说湖水的冷暖倒不是关键所在，它们只是想寻找一片比较安静的地方。湖心的大片水域里聚集着几百只天鹅，嘈杂又拥挤。湖岸上各色各样摄影的人，肩扛手端着不同的机器在寻找最佳的拍摄地点。天鹅们在湖水中向东游去，岸上那些摄影爱好者就会钻进乌龟壳儿一样的小车里向东追逐；天鹅们在湖水中向西游去，岸上的人们又会向西追逐。如此的骚扰和惊动使天鹅们惶惶然，不得安宁。这片土地上的人类乐此不疲的精神让大鹄和老鹄混沌不解。

所以每每迁徙到这个纬度之间的湖泊沼泽歇息时，大鹄和老鹄就会格外谨慎，它们找一块比较肃静的水域，进食休息，养精蓄锐。

阳光融融，微风从水面上划过，枯萎的水草飒飒作响。老鹄和大鹄亲昵地蹭着头。老鹄抽出嘴巴，梳理着大鹄身上的羽毛：我怎么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呢？老鹄好听的声音似乎有些沙哑。

你怎么啦？大鹄抖落一下双翅，嘴巴仍在老鹄头上蹭着：你担心什么呢？

老鹄的喙和大鹄的喙在一起磕碰了几下，传出咯咯的声响。大鹄专

注地看着老鹄。是的，老鹄那双洞察秋毫的眼睛，现在变得那么迷离、黯淡、无神，它真的有点老了啊！

老鹄看出了大鹄的心思，它扭过脖颈，目光透过潋潋的湖水飘向远方。

久远的画面浮现在老鹄的眼前，那幅画面很血腥。

那时，天鹅家族北迁的栖息地并不遥远，迁徙跨越的纬度远没有现在这样靠近极北地区的广袤土地。甚至它们都不用费力去飞越那条绵亘几百公里的大鲜卑山。它们在那里的湖泊和沼泽地里繁衍生息，季节跨度很长。

渐渐地，它们的家园遭到了人类的袭扰和破坏。每到春季，总有一些人络绎不绝地来到水草深处寻找禽鸟的蛋卵。他们挎着筐或者提着桶，在蒹葭飞花的芦苇荡里穿梭往来。天鹅的巢穴遭到破坏，蛋卵被无情地取走，天鹅的希望瞬间破灭了。

老鹄和大鹄是聪明的。它们的巢穴建在湖心一块水草茵茵的弹丸之地上，浩浩湖水，湛蓝莫测，不坐船，是无法接近的。离它们不过二十米远的地方，是一块绿洲，那里住着一对天鹅，那是一对老夫妻，老鹄和大鹄与它们是多年的好伙伴，它们在以往的岁月里共同迁徙，共同生活，结成了深厚的友谊。悲剧首先发生在那对老夫妻身上。

一个拣拾禽鸟蛋的孩子发现了老夫妻的巢穴。孩子兴冲冲地扒开浓密的水草，发现了孵卵的天鹅，他红红的小脸蛋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，显得喜庆而惊讶：爸爸，快过来，这里有一窝天鹅蛋！孩子向身后纵深的芦苇荡里喊着。他的头发乱蓬蓬，汗水模糊的额头上沾着草叶儿。笑嘻嘻的口中，空着两枚门牙。

其实，天鹅妻子正在孵化身下的五枚蛋卵，突来的惊扰，使它立即站起来，鼓胀开翅膀，伸长了脖子，用特有的声调呼喊、报警。它并不打算马上放弃巢穴。

小男孩的目光被天鹅母亲身下的几枚光滑的蛋卵吸引着，他迫不及待

地想跨过脚下的塔头，可是他的个子太矮了，塔头把他绊了一跤，没等到爬起来，头上已经传来了唿哨声。

站立起来的小男孩并没有意识到眼前的险境，他正兴高采烈地想得到窝巢里的那几枚蛋卵。

附近的老鹄首先听到了邻居的求救声，它是一个血性汉子，它不能见死不救。老鹄从自己的领地里腾空跃起，俯瞰到了即将要发生的一切。它毫不犹豫地俯冲而下，坚硬的扁喙像一根钢钎，直捣孩子的头顶。咣当一声响，孩子嚎叫起来，双手死死抱住头颅，身子翻倒了。老鹄一鼓作气，收拢起两只宽大的翅膀，再次扑向侵略者。它有力的扁喙啄住了小男孩的嘴角，用力一甩头，小男孩的嘴角流出了鲜血，鬼哭狼嚎般地怪叫起来：老爸——快来——爸爸，快来救我啊！

随着附近芦苇的晃动，一个高大的身影钻出苇塘，来人斜背着一杆鸟铳。他浑身湿漉漉的，手中拎着沉甸甸的水桶，里面装满了鸟蛋。

咋啦儿子？你咋啦？那个男人踉踉跄跄跑过来。

大鹄正从他的头顶上飞过。

小男孩捂着滴血的嘴巴：它——它——它——小男孩哭哭咧咧地指着飞走的老鹄，它叨我……

男人小心翼翼地放下水桶，迅速地去摘肩上的鸟铳。

盘旋的老鹄看在眼里，它要把女邻居解救出来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鹄又奋不顾身地俯冲而下，这次，它的速度更加迅猛，动作也更加凶狠，它的耳畔响着呼哨：赶——快——离——开！它对女邻居发出警报。

惊慌失措的女邻居低头看了看正在孵化的蛋卵，不情愿地一声悲鸣，急速地扇动起翅膀。

就在男人摘下鸟铳的刹那间，老鹄已经来到了他的头顶。男人把攥在手中的鸟铳正要举起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老鹄硬邦邦的扁喙已经狠狠地啄向男人高耸的鼻梁，双蹼也扑打在男人的脸上。男人双手捂脸，鸟铳掉到了草丛里，满眼的泪水打湿了脸颊。

老鹄趁机腾空而去。当男人再次抓起地上的鸟铳时，老鹄已经爬升得很远了。不幸的是，老鹄飞翔的速度抵不过鸟铳铅弹的追逐，随着一声轰隆，老鹄觉得有好多小雨点打在了自己的尾部，气流让它的身子抖动了一下，身后的天空中，一些折断的羽毛像大片大片的雪花儿摇摇晃晃地飘落下去。

老鹄没有立即逃遁，它在芦苇荡上空盘旋、俯瞰。男人坐在草丛中，鸟铳靠在肩上，正在抽烟；小男孩用脚踢着邻居巢穴里的蛋卵。老鹄清楚地看到，破碎蛋卵里的天鹅雏已经孵化成形，几汪血水滩在巢穴周围，可怜的小生命就这样无情地被扼杀了。

老鹄回到了自己的巢穴。鸟铳的铅弹除了打掉它尾巴上的一些羽毛外，还有一粒钻进了臀部的肉里。

大鹄被老鹄豪迈的英雄壮举感动着，它含着泪水为老鹄梳理着那些伤残的已被染成了红色的羽毛。

大鹄心痛地看着老鹄：咱们得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
老鹄目光坚定：等到孩子们出生，能够起飞的时候，咱们就走！

至此，老鹄的身子每况愈下。

五

老鹄收回目光。

从那以后，天鹅家族的成员们就很少在大岭以南沼泽湖泊里筑巢繁衍了。它们飞越大岭，一直向北，再向北，直到遥远的西伯利亚。那里人烟稀少，没有人惊扰它们，那里才是天鹅家族繁衍、生息、壮大、延续的天堂。

老鹄还记得，巢穴遭到破坏失去了幼仔的天鹅夫妇，在第二年迁徙途中双双毙命的悲惨情景。

温暖的阳光下，上百只天鹅排着“人”字形的队伍一路向北飞行，它

们快乐地扇动着翅膀，集体的羽翼在一个拍子里共振，唢哨声在空气中传播得很远。而且每个天鹅的气管里都发出同样的叫声——klo-klo-klo，好听而又有节律。首尾还不时传出联络信号的声响——ga-ga-ga，像忧郁的号角。

天鹅夫妇由于不用牵挂幼仔，便主动担当了先锋，它们排在队伍的最前列。

颤颤起伏的队伍来到了一个村庄上空。村庄的房子大都粘泥涂壁，蒿草盖顶，篱落稀疏。正是中午，收工的农人三三两两吸着纸烟，扛着农具返回村庄；一个驴车优哉游哉地走出村口，车辕上坐着头戴草帽的老头，很瘦，嘴里叼着长烟袋；一头牛不知躲在哪里，哞哞地传出了叫声。农舍的炊烟袅袅上升，显然有几家炉灶里塞入了湿树枝，空气里饱含了新鲜的苦涩和一种说不出的味道。

天鹅队伍避开村庄，队形向南靠去。村庄的南面是起伏的山岗，树木还没有返青，但枝条上已经拱出了嫩芽儿，正午的阳光照射着这些芽苞，星星点点的绿意相互映衬着，俯瞰下去，树林已经焕发出了盎然的生机。

大地回春的时刻，也正是万物充满希望之时。空中，天鹅队形严谨、豪迈、扶摇统一，它们的翅膀扇动得更加激情澎湃。是的，希望在温暖的阳光里，在怀春的大地里，在奔涌的血管里……天鹅家族正在为它们不朽的生命而歌唱——klo-klo-klo——

而就在这时，老鹄看到山岗的树林边缘突然涌出了一股烟尘，淡蓝色的，接着传来了沉闷的枪声。老鹄在瞬间的惊愕之后，立即向队伍发出警报：提——升——高——度——

枪响过后，领头的天鹅突然收拢了翅膀，像一个巨大的冰雹，身子重重地砸落下去，它被猎人的偷袭打中了。它的妻子悲鸣着冲出队伍：天啊，你怎么啦！妻子奋不顾身扑向坠落的丈夫。

丈夫大头冲下，喙中堵满了血沫子，一声不吭，只顾坠落。

猎人再次扣动扳机，咚地一声闷响，可怜的天鹅妻子，长长的脖颈里

咕噜了一声“啊——”。它断送了自己的飞行，四肢抽搐，翅膀再也无法张开了，身子翻滚着，像一个旋转的皮球，追随着它的丈夫英勇赴死……

六

惨痛的教训使天鹅家族逐渐聪明起来，迁徙时，它们提升高度；繁衍时，它们远离人烟。

当然这些都成了老鹄遥远的记忆。那么，老鹄现在还担心什么呢？那就是自己的身体了，岁月无情地流淌，身子逐渐衰弱下去，嵌进臀部的那粒铅弹不时折磨着它，使它的健康每况愈下，四季变化也能带给它一些身体上的不适；突变的天气更会让它心惊胆战，伤痛加上高烧每每让它生不如死。

但这些老鹄似乎适应了，习以为常了。可这一次迁徙途中的间歇，老鹄的感觉的确不爽。大鹄察觉到了老鹄的反常，来到老鹄的身旁，盯着发呆的老鹄：亲，怎么了？又要变天了吗？这天气挺好的啊。

老鹄亲昵地和大鹄蹭了蹭颈子：没什么，只是感觉空落落的。

在亲昵的动作里，大鹄感觉到了老鹄脖颈的变化。虽然羽毛包裹着外表看不出什么，可是里面的肌肉明显地萎缩了。大鹄可知道老鹄的那条颈子是多么优美，既丰满富有弹力，又灵活乖巧，还带着一股野性。老鹄想做爱的时候，经常用那条长长的脖颈把大鹄揽进怀里，想挣脱或者逃跑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，大鹄只好乖乖地任老鹄健硕的身子爬到自己的身上来，水面的浮力，让它们的动作更加和谐而又有节律。

大鹄梳理着老鹄的羽毛，从它的颈子，再到它的后背、尾部直到它的腋下……大鹄用心地梳理着。这是过去老鹄经常给它做的事情啊，现在它也要为老鹄多做一些了。

老鹄被感动了，它喃喃地吐着沙哑的声音：亲，谢谢你。老鹄看着可爱的伴侣。回想起它们初始相见时的情景。

那时的大鹄远不像现在这样，细长的脖子，瘦弱的身材，灰色的羽毛刚刚泛白，简直就是一只丑小鸭。

老鹄从回忆中缓过神儿，心里甜蜜蜜的，它把自己的头贴向大鹄：亲，你真美丽，真漂亮！

大鹄愣住了：这个老鹄，今天怎么啦？它寻思着，喜滋滋地把自己的头用力撞向老鹄：亲，是你夸我，爱我，宠我啊！

老鹄嘎嘎笑着：你不是也这样夸我，爱我，宠我么？

老鹄和大鹄几乎同时萌生了那个念想，耳鬓厮磨过后，老鹄终于笨拙地爬上了大鹄的身子，晃动的身体，溅起了一圈圈涟漪，波纹向远方扩散……

它们还不知道附近的草丛中有个贪婪的家伙手握一张弩，正匍匐着向它们靠近。

警觉的老鹄似乎感觉到了什么，它迅速从大鹄身上滑落下来：有情况！老鹄伸长了脖颈，四处逡巡。很快，它发现了草丛中闪动的人影：快离开这里！老鹄向大鹄发出警报，随即拼尽全身的力气，用它长长的脖子，一下子推开了身旁的大鹄。

大鹄还沉浸在喜悦里，老鹄的警报让它懵懂，当老鹄拼命把它推开的时候，它才意识到了眼前的危险。它急速地张开翅膀，划动起双蹼。老鹄紧随其后，鼓胀起双翅，掌蹼荡漾起水花儿。

这时它听到了风声。一支箭钻出草丛，向它奔袭。还没等老鹄收拢翅膀，急速的箭镞已经不偏不倚地扎进了老鹄的左翅膀。老鹄顾不得疼痛，惊慌失措地在湖水中踉跄。草丛中又飞出两支箭，但老鹄已经远远地逃开了，两支箭望尘莫及，划过两道弧线过后，就像风刮来的两根水草，有气无力地落在湖水中。

老鹄来到开阔的湖心，翅膀上还带着那支箭，鲜血在受伤的翅膀上像一粒一粒红豆顺着羽毛滴落到湖水里。

大鹄在老鹄的身边转来转去，它伤心、无助、痛苦：这是怎么啦？招